

郭士立的中文名及笔名考

王 幼 敏

郭士立（1803-1851）是普鲁士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早年奉荷兰传道会派遣，至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传教，后与荷兰传道会脱离关系为独立传教士，在东南亚一带活动。1831年来华传教，蓄意突破清廷对外国人在广州以北沿海地区活动的禁令，于1831、1832、1833年由南而北连续进行了三次中国沿海航行，途经广东、厦门、台湾、福州、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奉天等地，进行传教和刺探情报、贩卖鸦片的活动。郭氏的“闯关”成功，迎合了西方各界急于打破对华现状的渴望，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一时名闻遐迩。郭氏自己也颇为得意，不仅在《中国丛报》上连载发表其“航行记”，而且不久即在1834年结集以英文出版《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以下简称《航行记》），以后又多次再版。其后郭氏与英国伦敦传教会关系密切，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全程参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起草谈判活动，战后任港英政府中文秘书，直至1851年在香港去世。

郭士立是个狂热的传教士，也是个勤奋的学者、汉学家。据说，他学会了12种语言，至少可用其中6种进行写作。他在华20年，笔耕不辍，勤于著述，在《中国丛报》等英文报纸上发表50来篇文章，在其创办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郭氏遗著多达85种，按语种统计，其中中文著作61种，英文著作9种，德文著作7种，荷兰文著作5种，日文著作2种，暹罗文著作1种。这些著作语种繁多，内容涉及历史、经济、政治、科技、语言等各个领域，十分广泛。

在考察郭氏生平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出现在各类文献中的郭氏名字纷繁多样：就语种而言，有德文名、英文名和中文名；就用途而言，又分为本名（包括其中文名）和笔名。郭氏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笔名，这其中可能含有某些特殊用意。因此笔者认为，对郭氏的名字及其使用场合作一番厘清和探讨十分必要，也能在搜集有关郭氏的文献资料方面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助益。

一、本名

郭氏德文原名“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大约因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当时许多非英国的西方人拥有英文名字并使用之，郭氏在公众场合也一般用其英文名“Charles Gutzlaff”。比如，他在英文报纸《中国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篇尾就署名“Charles Gutzlaff”¹⁾。另外，在郭氏公开发表的一些英文文章或著作中，署名虽也是英文，却常使用“Rev. Charles Gutzlaff”，郭氏《开放的中国》和《航行记》便是如此。这里的“Rev.”，是英文“Reverend”的缩写，是对牧师或神甫的尊称，郭氏是牧师。在当时的西方，“牧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而传教士并非都是“牧师”，只有从教会取得牧师资格的人才能在姓名前冠以“Rev.”。“Rev. Charles Gutzlaff”，表明了郭氏的尊崇身份。

关于郭氏中文名字的写法，国内外研究著述中有“郭士立、郭实腊、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常见的是前三种，如吴义雄、叶隽取“郭士立”²⁾；顾长声、周振鹤、王燕、杨佳智取“郭实腊”³⁾；王丽娜、庄钦永、陈虹取“郭实猎”⁴⁾。那么，这么多中文名仅是音译差异吗？从郭氏生平事迹来看，他曾经有过取中文名、用中文名的举动。身为一个狂热的传教士，郭氏为传教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不仅着汉服，习汉语，还加入华人宗族，其“文化依附”行为相当明显，使用中文名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如此，就应以郭氏自取的中文名为依归。

根据郭氏在其英文著作《航行记》中自述，在其离开暹罗来华之前，他加入了当地一个原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族，那时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Kwo Shih-lee”⁵⁾，然而书中没有给出汉字写法。吴义雄和顾长声在征引这条记述时，均把“Shih-lee”写成“士立”⁶⁾，不言而喻，他们都认为郭氏那时为自己取的中文名是“郭士立”。这对不对呢？笔者下面从郭氏这个拼音入手来考证其对应的汉字究应为何字。

郭氏所著《中文语法札记》(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的第一部分是语音、汉字、词汇等三章，根据其特别的注音方法，笔者发现，标注“shih”音的汉字有“识、实”等⁷⁾，而“士”的注音却是“sze”⁸⁾，并非“shih”。笔者又找到“立”的注音是“leih”⁹⁾，而非“lee”。事实上，找遍这三章也没发现“lee”这个注音，倒是找到与其形似的“leē”，所注的汉字为“列”¹⁰⁾，恰与“猎”字同音，疑《航行记》有误（详见下文）。由此观之，郭氏在归宗郭姓家族后所取的中文名字不是“郭士立”，而很可能是“郭实猎”，以下

几个事实也可作为佐证。

在黎子鹏编注的《赎罪之道传——郭实猎基督教小说集》中，有几篇小说的序言部分载有繁体字“實獵”的印章，作者署名也均为繁体字“郭實獵”。如《赎罪之道传》序言署“道光十四年仲春吉旦廈門人郭實獵熏手敬序”；《常活之道传》序言署“道光十四年仲夏吉旦郭實獵敬纂並序”¹¹⁾。“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与1831年相去不远，而“实猎”的读音与前面分析的注音“Shih lēē”相一致，由此推测，郭氏自取的第一个中文名汉字为“实猎”。另外，在同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伟烈亚力为郭氏所作的传记中直接标出了其中文名“郭實獵”，并注音为“Kō Shih-lēē”¹²⁾，证实《航行记》中的“Shih-lee”确为“Shih-lēē”之误，郭氏所自述的中文名应为“郭实猎”。在此还应指出的是，对郭氏姓氏“郭”字的注音，《航行记》中写成“kwo”，伟烈亚力的书中标为“kō”，二者有异。笔者查诸郭氏《中文语法札记》，其中“郭”字注音为“kwō”¹³⁾，而“kwo”后所列汉字为“过”¹⁴⁾，“kō”后所列汉字为“各”¹⁵⁾。又《中文语法札记》中郭氏有云“I (kwō) have no ability.....”，可认为其自认姓“郭”¹⁶⁾，《航行记》和伟烈亚力的书均有误。

此外，新加坡学者庄钦永也认为，“郭实猎是Karl F. A. Gutzlaff生前使用的汉名”¹⁷⁾。黄时鉴先生更在考证后指出，“今取郭实猎，因他本人用的是这三个字”，并以郭氏签名笔迹图样为证¹⁸⁾。看来，此为郭氏自用中文名无疑。

那么，郭是否还用过其他中文名呢？有一种说法是，郭曾经自取中文名，先使用“郭士立”，后改为“郭实猎”，且后者成为其正式使用的中文名¹⁹⁾，但遗憾的是并未提到取名的时间地点，也未提及出处，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至于一些中文文献中所出现的“郭施拉、居茨拉夫”等中文名，都是根据郭氏西文名音译过来的，比如“居茨拉夫”出现在马克思《国际述评（一）》一文的中译本里²⁰⁾，郭氏本人并未使用过。另外，“郭甲利”是郭氏1832年随“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执行侦察任务时，为掩人耳目而使用的化名，后来未再使用过。

二、笔名

郭士立在出版著作及发表文章时经常使用笔名，英文笔名有“Philosinensis”、“Scholastics”等，中文笔名有“爱汉者”、“善德者”、“善德”等。这些笔名的使用情况，笔者已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成表格（参见附录1、2）。

先说中文笔名。郭氏1833年创办的杂志《东西洋考》封面上即印有“爱汉者纂”字样，“爱汉者”即郭氏本人。从时间上看，“爱汉者”应是郭氏的第一个中文笔名，也是他早期著作中较常用的笔名²¹⁾，比如《大英国统志》(1834)、《是非略论》(1835)等。“善德者”、“善德”则使用较晚，郭氏大致从1837年左右开始用以代替“爱汉者”，如在《保罗言行录》(1837)使用“善德者”，在《正邪比较》(1838)使用“善德”。不仅用于中文著作，郭氏的日文译作《约翰福音之传》和《约翰上中下书》也署名“善德”²²⁾，“善德者”和“善德”俨然成为郭氏的全新笔名。

再说英文笔名。郭氏比较常用的英文笔名是“Philosinensis”。裨治文曾在《中文语法札记》的书评中提到，郭士立先生常常署名“Philosinensis”²³⁾。“Philo-”是个前缀，表示“爱好”的意思；“sinensis”在拉丁文里指“中国的”，二者合起来，“Philosinensis”则与“爱汉者”意思相近。郭氏还有一个不常用的英文笔名“Scholastics”，意谓“哲学家”，就笔者所见，他只用过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笔名，郭士立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很多文章都是署“a correspondent (某通讯员)”、“a reader (某读者)”、“an impartial reader (某公正的读者)”之类。所谓通讯员指的是《中国丛报》的通讯员，当时郭氏是该刊的五大主要撰稿人之一，虽然发表文章数量不及其他四人，但文章影响不亚于他人，尤其是《航行记》的连载引起轰动，为该刊赢得了极大关注。这里的“通讯员”身份如同现在的“本报记者”，郭氏的文章代表了《中国丛报》的立场。

从郭氏的笔名使用情况来看，郭使用笔名似乎有一定的选择性，有一些暗示。那么郭究竟为什么这样选择，又暗示了什么？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1. 受前人影响。十九世纪早期来东方的传教士大多活动在南洋一带，他们的传教方式都很相似，遂互相影响。办杂志亦是一种传教方式。米怜在1815年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下简称《察世俗》)上署名“博爱者纂”，麦都思于1823年创刊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以下简称《特选撮要》)上署名“尚德者纂”。据熊月之所言，《特选撮要》是在《察世俗》的基础上续办的，因为该刊序文称“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且宗旨、内容、风格一如《察世俗》²⁴⁾。郭士立1833年创办《东西洋考》的做法跟米怜、麦都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封面上署“爱汉者纂”，与“博爱者纂”、“尚德者纂”相类，而且也在封面上题有儒家经典语录，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与《察世俗》、《特选撮要》如出一辙。质言之，《特选撮要》是对《察世俗》的继承，

而《东西洋考》又对它们进行了效仿。

2. 为了传教的需要。郭士立撰写《但耶利言行全传》、《约翰言行录》、《正邪比较》等著作时分别使用了“善德者”、“善德”等笔名，前两本书是基督教相关人物的传记，后一本则与基督教教义有关。笔名通常代表着作者的志趣与价值取向，郭使用这样的笔名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意味，意在借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经典字眼来渲染基督教的宗教内涵。其他传教士也有类似行为，比如米怜的“博爱者”，麦都思的“尚德者”，科力²⁵⁾的“种德者”等等，都意在暗示儒家思想中的“博爱”、“善德”与基督教教义是一致的，反映了他们宣扬宗教思想的意图，与其传教士身份相吻合。郭士立们之所以采用如此隐晦的方式来体现传教意图，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张美兰认为，“19世纪的中国，清政府认为传教是从事颠覆活动的一种手段而采取禁教政策，普通民众也拒绝接受外国人的存在和外来思想”，因而“早期传教士的中文译著常常引用儒家经典的名词术语，甚至使用含‘德’一类词语的化名以博取读者的信任”²⁶⁾。

3. 为了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爱汉者”作为郭氏的第一个中文笔名，首先出现在《东西洋考》上。《东西洋考》是创办于中国境内的第一本中文期刊，创刊宗旨是以介绍西方先进科技文明来改变中国人视西方人为蛮夷的观念。既然受众明确指向中国人，编者当然要致力于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对该刊的兴趣与注意，使用“爱汉者”这样的笔名正是郭士立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从字面意思看，“爱汉者”即“爱中国人和中国语的人”，如此取名显然是为了拉近该刊与中国读者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近了，中国人接受该刊宣扬的新思想自然也就容易了。出于同样的考虑，郭士立在《大英国统志》、《是非略论》等著作中也使用这个笔名。《大英国统志》借旅英归来的中国人之口讲述英国文化的先进和优越；《是非略论》也是借旅英归来的中国人之口驳斥英国人是蛮夷的论调。作者使用这个笔名来展开故事的讲述，有利于尽量淡化西人背景，迎合中国人的文化取向，让中国人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小说的观点。

当然，也应该看到，《东西洋考》之所以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蛮夷观，其实是为了消除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偏见，进而为传播基督教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郭士立的逻辑是：既然先进的科学技术源于基督教文明，中国人有何理由不接受孕育这一文明的基督教呢？鉴于此，笔者认为，郭士立使用中文笔名的深层次动机还是源自于传教士的宗教立场。

附录 1：郭士立的英文署名及相关文章一览表²⁷⁾

| 序号 | 署名 | 篇数 | 篇名 |
|----|----------------------------------|----|--|
| 1 | Rev. Charles Gutzlaff (郭士立牧师) | 5 | 1) 1830年住在暹罗 2) 《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之一 3) 暹罗的佛教 4) 论高丽语言 5) 《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之三 |
| 2 | Philosinensis (爱汉者) | 9 | 1) 中国人准备接纳外国人 2) 中国历史及编年学评价 3) 关于佛教及普陀 (pūto) 島上的僧侣的评论 4) 在中国传播有用的知识和基督教 5) 论改变中国人的信仰 6) 中国传播福音的缓慢进程 7) 扩张基督教的传播措施 8) 中国人对宗教信仰的淡漠 9) 《大清 (Manchu) 皇帝圣训》评论 |
| 3 | Scholastics (哲学家) | 1 | 《补囊智全集》评介 |
| 4 | a correspondent (通讯员) | 23 | 1) 对中国人口估计正确的原因 2) 预言：一个确定的信仰 3) 骄傲与谦卑 4) 论日本语言 5) 《台湾 (Formosa) 杂记》书评 6) 《三国志》评介 7) 后期南方的平定 8) 明代洪武 (Hungwú) 皇帝的一生 9) 《神仙通鉴 (Shin-sien Tung-kien)》评介 10) 《书经 (Shú king)》评介 11) 西藏 (Wei-tsang or Tibet) 地图和地区介绍 12) 《正德 (Chingtih) 皇帝游江南》评介 13) 舟山 (Chusan) 回忆录 14) 《苏东坡 (Sú Tungpo) 全集》评介 15) 《聊斋志异》评介 16) 《红楼梦》评介 17) 中国人性格特点 18) 《南宋史》评介 19) 《明史》评介 |

郭士立的中文名及笔名考

| | | | |
|---|---|----|--|
| | | | 20) 《大清会典》(Ta-tsing Hwui Tien) 评论 21) 中国的现状及前景 22) 论《圣经》中文翻译中“Deity”一词的译法 23) 《海国图志》(Hái-kwoh tú-chí) 评介 |
| 5 | a reader; an impartial reader (某读者／某公正的读者) | 1 | 反对将“神”译为“上帝”的两条备忘录 |
| 6 | 完全无署名 (标题、结尾及文中页下注均无) | 9 | 1) 扬子江(yángtsh' kiáng) 航行记 2) 梅州(Mei-chau) 的天后庙 3) 中国历史著作的特点 4) 中国古典文献的特点和概要 5) 匈奴(Huns) 的历史与征伐: 匈奴的起源、早期历史及迁徙 6) 土耳其人(Turks) 的历史与战争 7) 蒙古(Mongols) 的兴起和征伐 8) 奥斯曼(Ottoman) 帝国的兴衰 9) 关于修订新版中文圣经的必要性 |
| | 共计 | 48 | |

附录 2：郭士立中文笔名及相关著作表²⁸⁾

| 笔名 | 出版年份 | 出版地点 | 著作中文名 | 英文名对照 | 语体 | 作品主要内容 |
|-------------|---------------|------------|---------------|-------------------------------------|-----------|-------------------------------------|
| 爱 汉 者 | 1833~ 1837 | 广州和 新加坡 | 东西洋考每月统 纪传 |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 大多为 文言 | 期刊: 包括宗 教、政治、历史、 科学、贸易等内 容 |
| | 1834 | 新加坡 | 大英国统志 | History of England | 白话 | 讲述英国历史的 小说 |
| | 1834 | 新加坡 | 赎罪之道传 | The Doctrine of Redemption | 官话 | 明代翰林林先生 与朋友讨论基督 教赎罪之道的故 事 |
| | 1834 | 新加坡 | 常活之道传 | The Doctrine of Eternal Life | 官话 | 讲述清代官吏李 瑞及其子皈依基 督教的故事 |

| | | | | | |
|-----|-----|----------|---|------|-----------------------------------|
| | 马六甲 | 是非略论 | Correction of Erroneous Impressions | 白话 | 讲述清代广东人陈择善旅英多年, 回国后与朋友辩论英国社会文化的故事 |
| | 新加坡 | 耶稣之宝训 | Precious Words of Jesus | 不详 | 耶稣及其使徒的讲道内容 |
| | 新加坡 | 救世主耶稣之圣训 | Sacred Instruction of the Savior | 不详 | 耶稣语录及其阐释 |
| | 新加坡 | 耶稣降世之传 | Nativity of Christ | 官话 | 叙述耶稣出生及早年生平 |
| | 新加坡 | 摩西言行全传 | Life of Moses | 文言 | 圣经中犹太先知摩西的传记 |
| | 新加坡 | 耶稣神迹之传 | Miracles of Jesus | 不详 | 叙述耶稣治病救人, 使人复生等神迹故事 |
| | 新加坡 | 正教安慰 | Consolations of Religion | 文言 | 叙述耶稣降生、复活等神迹故事 |
| | 新加坡 | 福音之箴规 | Gospel Precepts | 文言 | 《圣经》中关于人伦道德的内容节选 |
| | 新加坡 | 全人矩矱 | The Perfect Man's Model | 不详 | 阐述圣经教义 |
| 善德者 | 新加坡 | 但耶利言行全传 | History of Daniel | 不详 | 介绍先知但耶利生平故事 |
| | 新加坡 | 保罗言行录 | Life of Paul | 文言 | 圣徒保罗传记小说 |
| | 新加坡 | 关系重大略说 | Important Consequences | 不详 | 基督赐予永生等关于生死的论述 |
| 善德 | 新加坡 | 约翰言行录 | Life of John | 不详 | 介绍耶稣门徒圣约翰的事迹 |
| | 新加坡 | 正邪比较 | Contrast between the true and the false | 半文半白 | 讲述三位朋友陈成大、吴瞻能和马福领尝试理解基督教的故事 |

郭士立的中文名及笔名考

| | | | | | |
|-------|-----|---------|----------------------------|----|-------------------|
| 1838? | 新加坡 | 真道自证 | Proofs of the Truth | 不详 | 通过两个友人对谈来辨明基督教之真道 |
| 1838? | 新加坡 | 上帝万物之大主 | God the Lord of All | 不详 | 阐述上帝的神性 |
| 1838? | 新加坡 | 约色弗言行录 | Life of Joseph | 官话 | 叙述约色弗先祖等人事迹 |
| 不详 | 新加坡 | 约翰福音之传 | John's Gospel | 日文 | 《圣经》中的约翰福音 |
| 不详 | 新加坡 | 约翰上中下书 | The Three Epistles of John | 日文 | 《圣经》中的约翰信件 |

注释

- 1) A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1833.8, p. 186
- 2)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叶隼:《德国视野里的“基督福音”与“中国心灵”——从花之安到卫礼贤》,《国际汉学》第15辑,大象出版社,2007
- 3)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周振鹤:《〈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简介》,《书屋》1999年第2期;王燕:《试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宝玉何以被误读为女士?——评西方人对〈红楼梦〉的首次解读》,《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杨佳智:《郭实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 4) 王丽娜:《〈红楼梦〉外文译本介绍》,《文献》1979年第1期;庄钦永:《“镀金鸟笼”里的呐喊:郭实猎政治小说〈是非略论〉析论》,《国际汉学》2013年第1期;陈虹:《郭实猎评传》,《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5期
- 5)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ge, UK, 2015, p. 71
- 6)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p. 92;.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p. 51
- 7)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mission press, 1842, p. 6, p. 24
- 8)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mission press, 1842, p. 57
- 9)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mission press, 1842, p. 75

- 10)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mission press, 1842, p. 50
- 11) 郭实猎:《赎罪之道传——郭实猎基督教小说集》, 黎子鹏编注, 橄榄出版社, 2013, p. 15, p. 18, p. 243
- 12) (英) 伟烈亚力 (Wylie, Alexander, 1815-1887):《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 倪文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p. 54
- 13) 参见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mission press, 1842, p. 47
- 14) 参见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mission press, 1842, p. 40
- 15) 参见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mission press, 1842, p. 60
- 16) 参见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Chapter III, p. 47
- 17) (新加坡) 庄钦永:《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的发现及其意义》, 载《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7期(2006/2007), p. 1, 注1
- 18) 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p. 288, p. 317(注10)。黄参考了“Marty Gregory’s catalogue 64, 1994”中提供的签名字迹。
- 19) 维基百科: He gave himself the Chinese name, 郭士立 (pinyin: Guō Shìlì), but later on 郭實腊 (Simplified Chinese: 郭实腊, pinyin: Guō Shílà) became his official Chinese na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karl_G%C3%B4tzlaff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 1959, p. 264
- 21) (英) 伟烈亚力 (Wylie, Alexander, 1815-1887):《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 倪文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p. 60
- 22) (英) 伟烈亚力 (Wylie, Alexander, 1815-1887):《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 倪文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pp. 64-65, p. 69
- 2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1842, pp. 317-322
- 24) 熊月之:《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早期传教士在南洋等地活动史料钩沉》, 载《史林》1992年第4期
- 25) 科力 (David Collie, ?-1828),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来华后曾跟马礼逊学习中文, 是英华书院第三任院长, 第一个将《四书》译为英语, 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四书译注》。他以“种德者”署名的著作还有《新纂圣经释义》(1825年吗呷印, 1830年新加坡重版)、《圣书凭据总论》(1827年吗呷英华书院)、《新纂圣道备全》(1828年)。
- 26) 张美兰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前言” p. 7
- 27) 本表根据郭士立发表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上的文章署名整理统计而成。
- 28) 本表系辑百度网等网上资料而成, 难免错漏。表中所列除最后两本外, 均为中文著作。最后两本为日文译作, 文字皆用日文片假名, 因作者署中文笔名“善德”, 故收入本表。

郭士立的中文名及笔名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罗伯聃、马儒翰、郭士立、威妥玛等的在华汉语活动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ZH095）的阶段性成果。

カール・ギュツラフの中国名及びペンネーム についての考察

王 幼 敏

カール・ギュツラフ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は19世紀の30年代に中国に来たプロシアの宣教師である。ギュツラフの20年間にわたる中国滞在の間で下記の3件の出来事は特筆すべきである。まずは三度に渡り危険を冒して中国沿海を航海し、不法に布教活動と情報収集活動を行ったこと、次に中国における初めての雑誌である「東西洋考毎月統紀伝」を創刊したこと、そして3つめとして、アヘン戦争に自ら参加し、南京条約締結の通訳を担当したことである。ギュツラフは複雑な身分をもち、様々な顔を持った一匹狼的な宣教師である。また同時に極めて勤勉な学者であり、中国研究者の顔も持つ。12か国語にたけ、そのうち6か国語を用いて書くことができ、一生のうちに85種の著作を残し、そのうち中国語は61種とされている。

ギュツラフの中国名及びペンネームは彼の持つ身分や話せる語学と同様に多種にわたっている。中国名は「郭士立、郭实腊、郭实猎、郭施拉、郭甲利、居茨拉夫」等々、ペンネームは英語と中国語とがあり、多くの文献の中からそれを見つけ出すのはなかなか容易ではないが、ギュツラフの中国名とペンネームを整理し考証することは必ず通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道であり、大変意義深いものであると確信する。本文はギュツラフが使った多くの名前を整理し、その出所と意味をまとめ、従来の若干の誤りを訂正したものである。同時に英語と中国語のペンネームと著作を一つ一つ照らし合わせて作成した2種類の表を付録として添付した。